

帕米尔高原上，姑丽扎尔县长的

本报记者李坤昆

清如碧玉的塔什库尔干河一头扎进混浊的叶尔羌河，往东边的塔里木盆地奔腾而去。

站在桥上，姑丽扎尔·阿布热合曼对我们说：“还剩最后一段路了。”

沿着塔什库尔干河岸边的峭壁，我们的车队已经颠簸了3个小时。目的地大同乡是“新时代国行”新疆小分队在塔什库尔干县调研的最后一站。那里是姑丽扎尔的家乡，也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最贫困的地方。

姑丽扎尔现任塔什库尔干县长，工作忙碌的她回大同乡的机会不多。这次因为保障小分队采访回大同，姑丽扎尔早早买好给乡亲们冰糖和奶茶。

姑丽扎尔第一次离开大同乡时只有6岁。她的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塔县县城的贸易公司工作。一家人从大同乡一个叫小同的村子迁出。那时候，大同乡的孩子到县城读小学只能骑六七天毛驴或者牦牛，待放假才能回家。于是，姑丽扎尔在县城的新家就成了整个家族所有孩子的住宿点。

姑丽扎尔说，现在大同乡的孩子不用像当年那么辛苦。村里就有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就近在大同乡中心学校念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去县城学校，升了初高中会到喀什城区上学。大同乡与县城公路距离一百六七十公里，过去骑牦牛六七天的路程，现在只要4个小时左右。

姑丽扎尔第二次离开大同乡是2000年她24岁的时候。17岁那年，刚参加工作的姑丽扎尔回到大同乡担任农业技术干事。

当时，乡里没有通公路。要去下村，乡里副科级以上干部骑马，普通办事员走路。路太远，年轻的姑丽扎尔只能去村委会借牦牛。

大同乡政府前是大同河。河上没有桥，只有吊着滑行的铁索。吊铁索过河，双手容易受伤。乡里上肢残疾的人特别多。



▲姑丽扎尔入户看望74岁的大同乡村民出丽番汗·塔依尔。王其冰摄

村民没钱，更没地方花钱。每一两个月才有贩子领着驮鞋子、衣服和奶茶的牦牛到乡里交易。在像一只口袋的山谷里，位于口袋深处的大同乡，基本生活用品总是供不应求。

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也成了奢侈品。村民从河边搬来大鹅卵石，层层叠上用泥土一敷，就盖好

一间房子。这样的房子不抗震不防冻。年轻的姑丽扎尔常要半夜起来加炉子。

24岁那年，已是大同乡党委副书记的姑丽扎尔调动工作去了500多公里外的阿巴提搬迁镇。6年之后，她才重新调回到塔县。2016年，姑丽扎尔任塔县县长至今。

心系中国 甘作桥梁

英国大学，有了首位华裔校长

本报记者张代蕾、顾震球

山东农村出生，澳大利亚留学，英国高校当正校长，遑高清的人生经历称得上独一无二。

作为执掌英国顶级高校的首位华裔校长，遑高清凭借不懈奋斗和实力，实现了华人在西方高等教育界的一大突破。

无论是在澳大利亚从事纳米技术科研，还是出任英国萨里大学校长，他始终积极推动西方与中国教育、科技和工业界的交流与合作。

他说：“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愿意发挥自身优势，做中西方交流的桥梁和使者。”

从农村到海外，“吃苦耐劳的经历都是财富”

跟遑校长约采访，他爽快同意，但采访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他的助手说，遑校长的工作日程已经排到明年11月份，每天都满满当当。

“（当校长）太忙，我现在早上7点左右到岗，每天正常工作时间至少三四个小时，还不算晚上出席各种活动。”

在萨里大学校长办公室里，遑高清向记者坦言：“很累，但我喜欢并早已适应了这种充实的工作状态。”

质朴而谦和，这是遑校长给人的第一印象。在中国农村长大的他坚信，吃苦耐劳是人生财富。

1963年，遑高清出生在山东东营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他很小就要自己干活，八九岁到离家很远的水井去挑水，12岁独自赶集卖蒜补贴家用。“现在回想，这些吃苦耐劳的经历都是财富，锻炼了我的能力，磨炼了我的意志。”他说。

1979年，他参加高考，考入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学），读完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后留校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国门逐渐打开，大学的年轻人纷纷出国留学，遑高清也申请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奖学金，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自费公派到海外深造的留学生。

“飞机落地布里斯班时，我全部积蓄只有20澳元，打车到学校花掉17块，身上就剩下三块钱。”他回忆说。

靠着这3元钱和同学的接济，遑高清度过了开学前暂时没有奖学金的一个多星期。不过，对遑高清而言，这段小插曲绝对算不上吃苦经历，因为他的“花钱观”和别人很不一样。

那个年代，整个布里斯班只有20多个中国学生。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住在使馆提供的学生宿舍，学习之余都去打工，和当地同学的交流非常少。

遑高清截然相反。他从不打工，自己出去租房住，还很舍得花钱参加学校里各种聚会和社会活动。

“我就是抓住所有社交机会和外国同学混在一起，这对我锻炼语言、了解和融入当地社会很有帮助。聚会都要花钱，有的人舍不得，但我认为这笔钱必须花。每个聚会都能让我学到新东西，哪个新词是在哪个聚会里学到的，我至今都还记得，永远也不会忘。”他说。

村民没钱，更没地方花钱。每一两个月才有贩子领着驮鞋子、衣服和奶茶的牦牛到乡里交易。在像一只口袋的山谷里，位于口袋深处的大同乡，基本生活用品总是供不应求。

一块普普通通的砖头也成了奢侈品。村民从河边搬来大鹅卵石，层层叠上用泥土一敷，就盖好

一间房子。这样的房子不抗震不防冻。年轻的姑丽扎尔常要半夜起来加炉子。

24岁那年，已是大同乡党委副书记的姑丽扎尔调动工作去了500多公里外的阿巴提搬迁镇。6年之后，她才重新调回到塔县。2016年，姑丽扎尔任塔县县长至今。

终于，我们的车队赶到了大同乡政府所在的阿依克日克村。小有遗憾的是，道路塌方，姑丽扎尔出生的小同村道路中断，此次无缘拜访。

在阿依克日克村，姑丽扎尔拎着准备好的冰糖和奶茶敲开了一户人家。几个年轻的塔吉克族女人簇拥着一位老奶奶走了出来。老奶奶见到姑丽扎尔，还没说话，眼眶就湿了。姑丽扎尔弯下腰向她问好。老人用塔吉克族长辈问候晚辈的方式亲吻了姑丽扎尔的眼睛，又拉住姑丽扎尔的手，在她耳边说着什么。

后来，姑丽扎尔告诉我，这位老奶奶叫帕沙比格木·阿地力沙，今年87岁。在大同乡工作的7年，姑丽扎尔长期借住在帕沙比格木奶奶家。她现在还记得奶奶用胡萝卜、羊肉做的面食的美味。那天见了面，奶奶埋怨她回来的次数太少。

据大同乡党委书记张国碧介绍，大同乡辖4个行政村，均为深度贫困村。551户居民，贫困户达318户。

如今，通过国家政策扶持以及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大同乡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年，大同乡通了路，架了桥，村里有了小商店。家家户户都搬进了抗震房。2014—2017年脱贫86户349人，2018年拟脱贫156户576人，2019年完成剩余76户282人脱贫任务，如期实现整村退出，摘掉“贫困帽”。

最可喜的还是整齐划一，家家户户80平方米的抗震房。“砖从莎车县拉过来，运费很贵。这样一套房子造价要30万元，靠村民自己很难住上这样的好房子，都是政府负担，共产党太伟大了。”姑丽扎尔说。2017年，大同乡建设抗震房408套，安全住房达到100%。

村民曼合图玛一家过去住120平方米的土房子，现在搬进了80平方米的新居。面积虽然小了，但新房更结实保暖，空间结构更合理。房间还装上了抽水马桶。不过，张国碧说，现在乡

里还没有集中处理污水的能力。乡里计划给家家户户做一个化粪池。

虽然姑丽扎尔为家乡的发展欣喜，但她更清楚大同乡的落后。姑丽扎尔对驻村干部说：“干部驻村，不是要和村民打成一片。你们是来把村民的生活和愿望向上拉动的。你们不能随着向下，而是带动向上。你们就要与村民不同。”

电是大同乡脱贫攻坚道路上最大的拦路虎。大同乡是塔县目前唯一没有用上动力电的行政乡。虽然当地农牧民生活用电、乡村两级办公用电已利用太阳能户用光伏基本解决。

“但没有动力电，冰箱和洗衣机这些家电用不了；乡里卫生院不能拍X光做B超，生了病还得去县城医院。最关键的是没有动力电很难实现产业扶贫。”姑丽扎尔说。

小分队到塔县调研赶上夏天，这是当地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据说，一到冬天，当地依靠光伏发电的生活用电，每天只能维持一两个小时。所以，在2018年的今天，蜡烛仍是家家户户的必需品。

乡党委政府用一台小型发电机维持正常办公。但大同乡工作人员说，笔记本电脑还能用，台式电脑就不行了。

大同乡能够用上动力电是姑丽扎尔心心念念的一件事。据了解，因为大同乡地理位置偏僻，地形险峻，当地要接入国家电网是一笔塔县乃至喀什地区都很难承担的数字。

既然经济成本高，记者就说起在各地调研时看到的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案例。姑丽扎尔回答说：“这里是边疆。人都离开了，就不是国土了。”

在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牧民为国守边护边的历史非常悠久。即使在中央政权最虚弱的清末到民国期间，塔吉克族人也沒有叛离中央政府。姑丽扎尔的回答不禁让我想起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据了解，大同乡1850人，现有护边员540人。

藤岛昭说，中国政府对科研非常重视，中国又有十倍于日本的科研人才，今后中国科研人员可能会获得很多诺贝尔奖，其中可能就包括自己的中国弟子

新华社记者华义

伴随着“祝你生日快乐”的旋律，在一百多位中日两国官员和学者的祝福声中，88岁的日本著名科学家有马朗人一口气吹灭了8根生日蜡烛，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发生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内的一幕，让人感受到中日两国科技界长久以来的友情。

“米寿”老人的中国情

一个“米”字拆开是八十八，因此88岁生日在中日两国都被称为“米寿”。今年9月13日，有马朗人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度过“米寿”生日。中国大使馆为何会为一位日本老人庆生？就是因为他与中国的深厚情缘。

有马朗人是日本著名物理学家，也是诗人、教育家和政治家，曾任东京大学校长、理化学研究所理事长、文部科学大臣等要职，在日本社会和科学界声望很高。他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日科技交流与合作，曾获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还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多所中国大学的名誉教授，迄今已访华百余次。

同在9月13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还为2018年日本“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访华团”举行欢送会。访华团的行程在10月底，提前一个多月举行欢送会，“就是为了凑上有马先生的米寿”，日本科技振兴机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米山春子一语道破玄机。

她告诉新华社记者，每次中国大使馆欢送“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访华团”，有马朗人都到会致辞，勉励两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加深交流合作，所以才将今年的欢送会安排在他生日当天。

“米寿”的有马朗人再次回顾了与中国科技界交流的经历。他说，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尤其中国科技将取得惊人成就。历史上中国就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现在他希望日本年轻科研人员多去中国交流学习。

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李树德也都发来贺电，感谢有马朗人先生对中日科技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

“樱花科技计划”的发起者

1940年出生的冲村宪树比有马朗人小10岁，也是一位获得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的日本专家。

冲村宪树任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理事长期间，启动了促进中日科技合作的大事，如设立“中国综合研究中心”、发起和组织“中日大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等。后来，他在担任日本

助推中日科技交流的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特别顾问时发起“樱花科技计划”，每年邀请数千名亚太地区青少年赴日参观交流，截至2017年已邀请9000多名中国青少年访问日本。

2015年，冲村宪树荣获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回国后，日方也为他举办了祝贺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来贺辞表示，冲村宪树获奖是对其在科技领域日中交流贡献的高度评价，令人高兴，期待以此次获奖为契机，继续发展日中之间的科学技术合作。

冲村宪树一直非常关注中国的科技发展、科技政策等，他希望日本科研界加强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他说，日本人口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长远来看，中国的整体实力也可能达到日本的十倍。因此，日本应从实际出发，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对华合作中实现双赢，而在这一过程中，加强和中国在科技等领域的合作非常重要。

78岁高龄的冲村宪树仍活跃在中日科技交流第一线，并继续担任“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访华团”团长。他此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推动中日科技交流，并扩大“樱花科技计划”的实施。

中国院士们的老师

有一位日本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常年是诺贝尔化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培养的中国留学生中已有三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就是日本化学界赫赫有名的藤岛昭，他的弟子、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称之为“现代光电化学的奠基人”。

约40年里，藤岛昭培养了38名中国学生，如今他们都成为中国科技界杰出人才，其中姚建年、刘忠范和江雷已当选为中科院院士。“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至高荣誉，他们能够当选院士非常了不起，我也非常高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藤岛昭为爱徒的成就感到骄傲。

姚建年院士回忆，他初到东京时住在简陋的公寓里，藤岛昭亲自给他送来了冰箱等家电，还经常邀请他到家中聚会，这种温暖关怀缓解了漂泊异乡的寂寞心情，使他能将精力集中到学习和研究上。

刘忠范院士说：“是藤岛昭先生将我领进了科学的大门。”他1993年离开日本回北京大学时，藤岛昭等人送了64箱仪器设备和材料，“这些仪器设备和材料一流位，我在北大化学院的实验室立刻成为国内一流”。

藤岛昭非常推崇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认为这对现代科研人员有启发意义。他一直研究《论语》等经典，并与人合著了《周易科学家语录和论语》等多部著作。书中既有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名著的解读，也有藤岛昭本人从科学家角度对中国先贤格言的思考。他希望中国科研人员也能读一读他的这些书。

今年3月，76岁的藤岛昭卸任东京理科大学校长，成为“荣誉顾问”，不过他继续支持科研工作，丝毫没有退休的打算。对于中国科技的快速进步，藤岛昭说，中国政府对科研非常重视，有着长期稳定的科研政策，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中国又有十倍于日本的科研人才，因此中国的科研成果自然越来越多了。他说，今后中国科研人员可能会获得很多诺贝尔奖，其中可能就包括自己的中国弟子。

新华社东京电